

## 普鲁斯特的“阅读的日子”：《论阅读》

读书人几乎都听说过《追忆似水年华》这一这一斯特面书名，但是只有极少数人通读过普鲁斯特的这部七卷本巨制。这部长篇小说虽被看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传奇或神话，但是毕竟太长了，不同的法文版本不是 4000 页就是 3000 页。“生命太短，普鲁斯特太长。”——这是法朗士在该作第一部《斯万之家》（1913）发表以后的断语。此话出自法朗士之口，定然刺痛了普鲁斯特。正是法朗士这位文坛宗师，曾为 1896 年出版的普氏作品集《欢乐与时日》作序：一张年轻的面孔，不多见的魅力和典雅。的确，《斯万之家》曾被出版社拒绝，原因也是作品“太长”。世界上存在的一切，这对普鲁斯特来说，便是每句说过的、读过的、写下的话，只是为了融入他的作品而存在的。这才会有“写作无边”之说。《斯万之家》这部“太长”的作品遭到拒绝之时，当然还无人能够预见，普鲁斯特于 1919 年就以《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部作品《在少女花影下》而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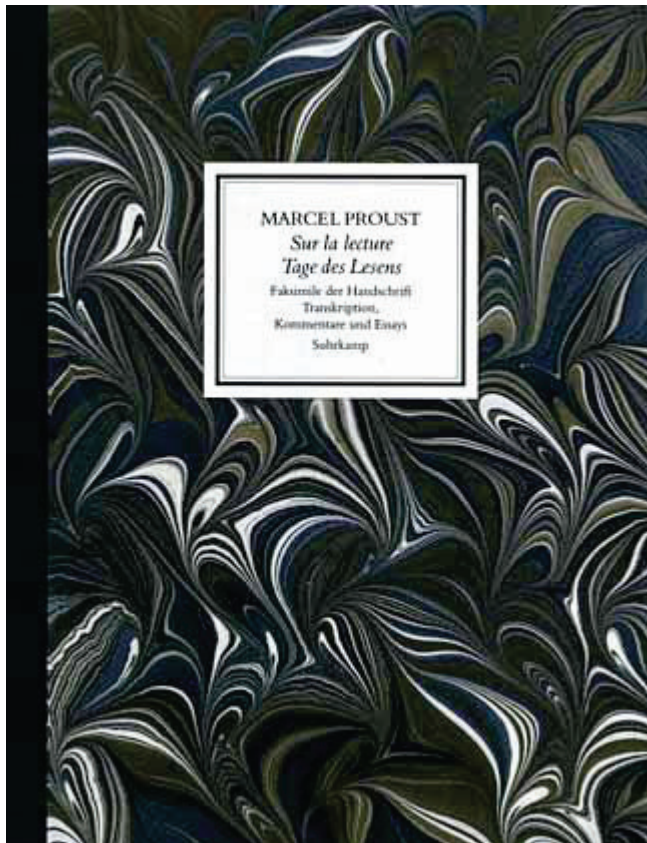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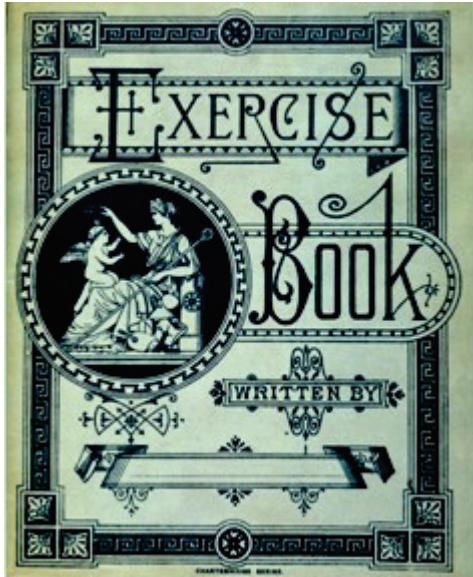
普鲁斯特在开始其创作生涯之前，经历过漫长的阅读岁月。另外，他的创作也总是一个不间断的阅读过程，尤其是通过阅读来回忆。这时的阅读只是一种刺激写作的方式，或者在阅读中汲取养料。他说：“不少作家在动手写作之前，喜欢念几页优美的文字。爱默生很少不看几页柏拉图的作品就开始写作，但丁也不是唯一一个被维吉尔领到天堂门槛的诗人。”普鲁斯特本人更是如此。在他看来，阅读是写作的必经之路，当然也是一种躲避尘世的方法。

不过，躲进阅读，却能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觅见许多平常看不到的事情。这种不用离开靠背椅就能看到的“现实”，能够改变读者的精神生活。普氏从小就喜欢看书。

“好了，合上书吧，我们要吃饭了。”——小男孩的专心阅读被打断了。全家一起用过餐后，他不再接着念书了，不再沉浸于书中的故事，不再想入非非。普鲁斯特从这一童年回忆展开他的长篇随笔《论阅读》（*Sur la lecture*，又名 *Journées de Lecture*）。该文首次发表于 1905 年 6 月 15 日的《拉丁文艺复兴》杂志，然后作为他 1916 年出版的译作、英国艺术史家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的代序；1919 年，普氏又将这篇文章收入文集《仿作与杂记》。

不少学者知道，普氏早期心理活动和阅读经验是《芝麻与百合》法文版代序中的核心内容。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论阅读》中告别了拉斯金所追求的重视社会改革的现代性，转向自己的审美现代性。换句话说，《论阅读》对普鲁斯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它是一座大教堂的基本建筑元素；大教堂则是人们谈论《追忆似水年华》时的常用比喻。对这部巨著的诞生及其作者来说，《论阅读》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其底稿已经蕴含着我们在普鲁斯特那里经常碰到的一些见解：阅读被信誓旦旦地看做生理上的经历，以及他对阅读所作的最初理论思考。在新近几十年的普鲁斯特研究中，译作《芝麻与百合》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兴趣，而是译作的“前言”《论阅读》备受青睐，有人视之为普鲁斯特美学思想发展中的里程碑。在这篇文章中，拉斯金的学说早已不是兴趣所在，这位英国改革家于 1900 年去世以后，普鲁斯特对他的崇敬也慢慢消逝。此时的普鲁斯特关心的是他思考了许久的美学问题：与文学的接触和对话，是否产生文学或如何产生文学；批评家是否或如何能够成为文学家。

拥有普氏手迹，这是所有普鲁斯特崇拜者梦寐以求的。《论阅读》的原始稿件为收藏家、德国普鲁斯特协会主席施佩克所有，是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觅得的。各种思考都记在一本陈旧的练习簿上，封面上印着英语 *exercise book*，总共 48 页。几乎没有空白之处，满眼都是批注和涂改的字迹，还有一些草图；页面不分正反，文字上下颠倒，委实给人即兴之感。这是普氏最著名的笔记之一，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论阅读》也是其最重要的随笔之一。这本让人回溯一篇非凡随笔如何诞生的练习簿，几乎在 100 年之后才公诸于众，由真迹摹本、法文本、德文译本以及大量注释组成的豪华本于 2004 年首次在德国出版，取名《阅读的日子》（*Tage des Lesens*）。在这之前，法国还没有发表过这部手稿。它的出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作家恣意而精准的手迹（当然也有无法辨认的文字），它很可能是《论阅读》的第一稿，不少普鲁斯特专家此前未曾见过的东西出现在眼前。与他的那些零散的稿纸和草稿本相比，《阅读的日子》从形式到篇幅都区别于其他所有普氏稿件。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做得这么精致，摹真本只发行 1300 本，每本都有编号。



写作《阅读的日子》所用的练习簿 真迹摹本（豪华本）《阅读的日子》（2004）

一页页纸被填得密密麻麻的，其原因并不是一些普鲁斯特研究所说的纸张紧缺。练习簿里留下的是推敲的痕迹，呈现出普氏如何竭力驾驭材料、思想和语言。这里的内容终究关乎“阅读”这一重要问题，关乎读者同白纸黑字的关系。从一开始起，普氏就悉心写作和删改，然后再接着写，为的是找到表达内容的恰当语言和风格，以及后来的《追忆似水年华》之典型的“形声句式”。难得见到一部作品给人如此亲近的感受，让人“近距离”地看到其产生的过程。最迟在《斯万之家》付梓的1913年之后，出版者和排字工总在不断领教普氏书稿

的潦草难辨，稿纸边沿蝇头小字的归属，以及拼贴的补充文字。这种普氏特色可在《论阅读》手稿中一览无遗。嗣后，普氏作品的各种校样稿也能让人看到，普鲁斯特在其作品面世的最后阶段，不只是校对的作者，更是善于出新的人。作品再版时，他也常会添加新的东西或修改建议。

假如我们按照普鲁斯特自己的说法，把《追忆似水年华》当做一座大教堂来参观，那么，翻阅《论阅读》这篇随笔论文，就如走在大教堂的地下室里，也就是在其根基，在后来宏伟建筑的最早的第室里徜徉。不过，这个第室里零乱不堪，或者借用普鲁斯特喜用的建筑话语：第室的墙基下面隐约见出一个残缺不全的迷宫，只有考古嗅觉才能拼出一张能够看懂的建筑图纸。在《论阅读》中，普鲁斯特试图揭开阅读的秘密、呈现阅读的迷人之处，展示“孤寂心灵中的交流这一多产的奇迹”。他叙述了书籍为何能够“刺激”他后来的生活和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精微的审美意识是如何抽芽的。细心的读者还能在“练习本”中发现普鲁斯特作品的重要议题：儿童，回忆，语言。“阅读的日子”之后，普氏才真正开始写作的日子。在他看来，只有写作才能成为阅读的总结和归宿。该文不仅是普氏从阅读过渡到写作的一个标记，也极其形象地展现出一个伟大艺术家和 20 世纪的一部伟大作品是如何诞生的。

普鲁斯特研究专家已经把《阅读的日子》看做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文献，是不朽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的胚胎，或曰具有根本意义的基石。的确，这一描述阅读魅力的文章对他设计和建造《追忆似水年华》这幢“回忆大厦”的重要意义已经无可争辩，而且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在这本练习簿里，普氏视阅读为根本性的东西，他在其他任何文字中都没有如此尽兴地谈论阅读，并总是从阅读联想到饮食。他把阅读比作母乳，而且是“优质母乳”，是“唯一的全营养食物，无辜的、纯正的食物”。当然，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普氏如何解读“女人的影响”，看到他的恋母情节。对普鲁斯特来说，读书与饮食有着相似之处，在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之后，就该带着很大的食欲去读它。作者的回忆让人窥见他如何沉迷在幸福的阅读享受之中。

《阅读的日子》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在童年时代过得最充实的日子，莫过于那些我们以为还没有过，时间就已经过去了，那就是我们同一本喜爱的书一起度过的日子。”该文第一部分说的是普氏童年迷人的读书经历。“哪能忘得了呢，我在假期的那些日子里不停地在看书，躲在阅读的时辰里避难，真的很惬意，不会受到干扰。上午从公园回来之后，其他人都出门散步去了，我便偷偷溜进吃饭的房间，直到午饭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那里都没人打搅……午饭之后，我马上就接着看书。特别是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各人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就可以赶紧顺着狭窄的楼梯上楼躲进自己的房间……”普鲁斯特很赞同 19 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的说法：房间里除了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这样的房间才是美的。可惜，普鲁斯特的房间并非如此，他也因此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很长时间。不过，“有时在晚饭过去很长时间以后，我会在床上看书，以此度过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可是这种情况并不多，往往只是在我读到一本书的最后章节时才会这样，已经没有什么页了。冒着被发现而受到惩罚的风险，或者看完书后也许会彻夜难眠，我还是在父母走进卧室之后又点上蜡烛。”

他在读书经历的结尾处写道：“然后，最后一页读完了，书也结束了。我得打住眼球的自我运动，还有跟随眼球运动而产生的无声的声音，这声音在我的一声长叹中才会终止……而现在呢，这本书不再是同样的书了？这些生灵比真实生活中的人得到了更多关注和温情，而阅读者不是一直敢于承认自己多么爱这些生灵，尤其是我们在看书的时候被父母见到，看上去他们是在讥笑我们的动情，并故意冷淡地、或者装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把书合上讥笑去一声长叹中才会终止。，甚至这时我们也不敢承认自己的爱。这些生灵，我们为之喘过粗气、为之抽泣过的生灵，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再也无法得知更多有关他们的情况……多希望书还没完啊，即便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能够多知道一点所有那些人物的情况，还有他们

的生活，那该多好啊！或者，我们能把自己的生活同一些事情联系起来，同书中让我们爱、却突然看不到的那些人联系起来，那该多好啊！这样，我们就没有白白地爱过那些人，爱过几个小时；到了明天，他们只是书中不知哪一页上的人名而已。这本书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们对它的价值也很失望，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或者像我们的父母在生气的时候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过的那样，这本书在尘世间的位置，决不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说它具有宇宙和命运的深刻含义，它只不过占据着书柜里的一条狭长的寸地。”

《阅读的日子》的第一部分已经预示出《追忆似水年华》中对童年阅读的思考，我们已经看到具体的阅读情形和地点等；第二部分则带着理论色彩，探讨阅读的利与弊，略短于《论阅读》的终稿。《阅读的日子》之所以如此感人，不仅因为它试图谈论阅读的“本质”问题，也在于它给我们展现了作为拉斯金作品的读者、译者、阐释者和介绍者的普鲁斯特如何反思自己的经验。或者说，普鲁斯特的真正意图不是研究拉斯金，而是要写下自己的思考，拉斯金只是译者通向自己的桥梁。

普鲁斯特认为，阅读不应在生活中占据特别突出的位置，他在这个问题上与拉斯金的观点相左，他不赞同拉斯金对图书的那种“拜物教敬仰”。对他来说，读完整个图书馆的书也不见得就是有知识的，把十行字真正吃透才是有用的。他告诫人们，不要老是把书说成“魔幻钥匙”，能够解开一切难题。当然，《论阅读》不会是一篇反对阅读的文章，而是反对某种形式的阅读，也就是马拉美的诗行所形容的那种情形：“肉体伤悲，啊，我读万书。”普鲁斯特对拉斯金的读书观不以为然，主要因为后者过分强调书籍的意义，却没有充分认识到阅读这一特殊的心理行为。笛卡儿曾说：“阅读所有好书，就像同过去许多世纪的有识之士聊天一样，也就是与书作者聊天。”拉斯金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位法国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普鲁斯特用笛卡儿的这句话来概括拉斯金的读书观：阅读能够让我们同许多更睿智、更有趣的人聊天，而不是我们周围的那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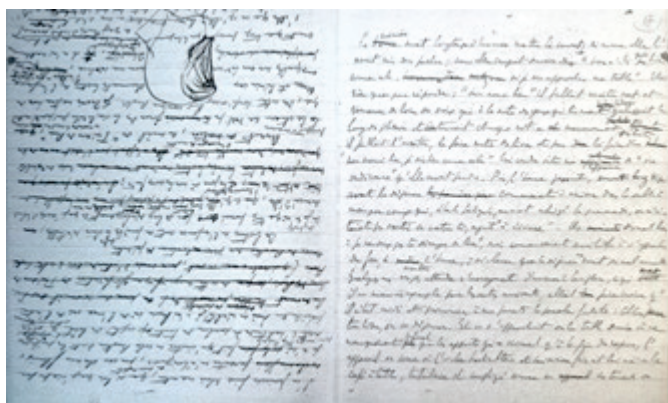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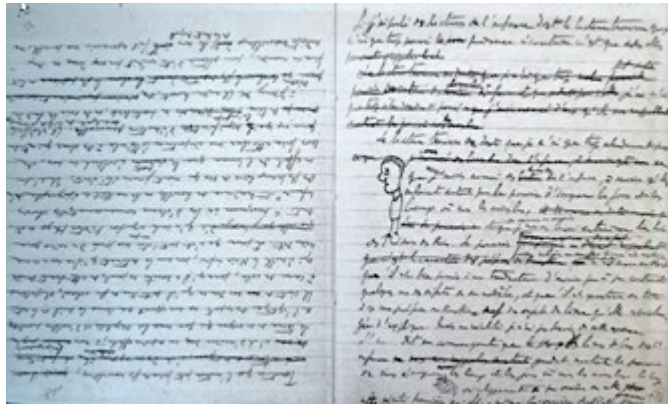
普鲁斯特反对把阅读和聊天等同起来，哪怕是在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聊天。他认为：“一本书和一个朋友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其或多或少的智慧，而是人们与之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与聊天相反，阅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在接受他者所传达的思想，读者却还是孤身一人，或曰只身前行，继续享受着孤寂所拥有的灵性之力，而这会在聊天中即刻消散；寂寂一身，便可继续随灵感游荡，让精神在自己身上发酵。”“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作者智慧结束的地方，正是我们的智慧开始之处。”在普鲁斯特眼里，阅读不是或不该是被动的，而是行动：“这里要求的是介入，由他者引起的介入，但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这是一种来自他者的刺激，却只能在孤寂中领受。显然，这正是阅读的定义，并只适合于阅读。”

不难看到，《阅读的日子》的两个部分之间不很协调。第一部分的回忆轻松愉快，第二部分虽然还是随笔，但是在“阅读”的深邃之处探索，这当然不是普鲁斯特所擅长的意识流所致。作者明确地说，他反对拉斯金过分抬高阅读在生活中的位置，但这时必须把少儿时舒心的阅读经历排除在外，回忆少时读书的日子是一件幸事，一种享受。的确，似乎从孩提时起，阅读就是一种美好的、有益享受，而不像后来老成以后那样，自以为会独立思考了，不再为大千世界中不可理喻的现实生活而伤神，从书架上取出现成的精神食粮，从一本蕴含着真理的书中找到慰藉。不，童年时代的阅读不是这样的。不过，每个人的童年阅读是不一样的。这里当然还不能忘记，不是每个人在童年时都有阅读的条件。

本来，尤其是在小时候，看书完全是我们自愿的，我们有兴趣才看书的，书在那时对我们来说是一扇通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大门。然而，并非每个地方、每个时代都是如此。普鲁斯特希望通过他的回忆来唤起读者自己的读书记忆，追寻原初的读书心理行为。我对小时候的读书经历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小学时代正是文革如火如荼之时，我只记得毛泽东的“老三篇”能背得滚瓜烂熟，为的是在教室里墙上贴自己的名字下面贴上一面小红旗。至于读书，课堂里的是无聊的，课外的是有趣的。但是，“课外读物”是那些本不该读的东西，是“破



四旧，立四新”没有清除干净的东西，是儿童看不懂的东西。我小学毕业后被送到上外附中中学德语，文革还得过几年才结束，附中复校刚一年。住校生活，当然没有普鲁斯特那样的自己的房间，看书也不能随心所欲，只能利用假期在家里抄完了一本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发黄的旧书，那是蕙塘退士编的插图本《唐诗三百首》，这种事情在“革命”时期是不宜多说的。躲在寝室的蚊帐里偷看《安娜·卡列尼娜》，不知被谁说了出去，本以为要倒霉了，要写检讨了，甚至要被革命了。幸运的是，班主任在他那个年龄，似乎也对外国的“丰乳肥臀”之类的书感兴趣，还期待能偷偷地看到其他一些禁书……



order of the London Library  
to me being open to that household  
of books and a little devoted  
to me. He in the company of  
his dear old lady, and telling you that  
he would send her book  
to me. I suppose that his intention  
was to send it to me with a little devoted  
to me. I believe were the following of  
an economic sort but in this sense that  
had retained a certain moral culture  
for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justness to  
come. It is as if one should say  
there is an order, or those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kept, should  
be and proposed. He did not discuss  
them, but he is not a bookish  
man, a table of riches proposed  
with the present, such as the other  
could be seen of hi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which is a  
Gallian's American life. He has  
been an Englishman, but at its  
end, as the older economists did, at  
least he tried to show how the  
standards should be towards  
education & civilization should  
be raised, it is a book. I suppose  
Liber's note in general form of  
application of the phrase "early  
evolution of moral culture in  
Liberalism".

The order was that of the English  
to be seen at small. Then for  
"philosophy" or of those who  
practised "plan living" and the  
"Hundred".

普鲁斯特《阅读的日子》的手稿